

# 中村櫻溪〈城南雜詩〉的臺灣風土與旅居書寫

廖振富

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

## 摘要

本文以日本漢文學家中村櫻溪在臺灣所寫的〈城南雜詩〉42 首為研究對象，首先探討中村櫻溪的生平、經歷及著作，接著分析〈城南雜詩〉的文學類型與寫作背景。進而從「農村景物書寫、動植物書寫、民俗與氣候書寫」三個面向，討論這組詩作的「臺灣風土」創作主題，再從「描寫視角與旅居心境」挖掘作品背後的創作意識，最後總結其「知識探索」與「抒情展現」的雙重文化意涵。

關鍵字：中村櫻溪、〈城南雜詩〉、日人在臺漢文學、《臺灣教育會雜誌》

## 壹、前言

在 90 年代以前，學界關於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的研究，關注焦點幾乎都集中臺灣與日本作家的新文學創作（包括日文與中文創作），長期致力臺灣古典文學研究的學者不多。至於在臺日人的漢語古典文學研究，似乎未曾進入研究者的關注視野。若轉換視角，從日本近代漢文學史的研究來觀察，由於殖民地臺灣，相對於日本境內的主流文壇，明顯居於邊陲位置，自然也是容易被忽略的區塊，最近總算有日本學者注意及此，森岡緣是其中極少數的代表者。<sup>1</sup> 至於本地學者關於臺灣古典文學的研究，過去多集中心力處理明鄭、清領及日治等不同時期，中國宦遊人士與臺灣本土作家的文學，關於「在臺日人漢文學」關注者無多。而隨著臺灣文學研究的快速進展，近年這種狀況似乎逐漸轉變，其中以政治史、文學史、文化史視野的史學宏觀研究，成果最為豐碩，較具代表性的研究者，可推楊永彬、黃美娥、陳培豐、廖振富等人為代表。

至於曾經來臺的日本漢詩人之個案或文本研究，據筆者所見，包括施懿琳曾以專文探討過《采詩集》，而個別詩人被研究的對象，如小泉盜泉、久保天隨等人，都有兩篇以上的研究論文。<sup>2</sup> 隨著各類研究議題的開展，來臺的日本漢詩人逐漸受到注意，似乎是必然的趨勢。以成功大學於 2008 年 11 月底舉辦「臺灣古典詩與東亞各國的交錯國際學術研討會」為例，分別有薛建蓉、黃美娥兩人對日本漢詩人初山衣洲、久保天隨進行論述。其後，黃美娥在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開設「日臺漢文關係」，廖振富在中興大學臺

1 森岡緣，〈作為文化表象的《游草》——臺北帝國大學教授久保天隨之「大東亞」旅遊及其詩〉，第三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哈佛大學東亞系、中國蘇州大學海外教育學院主辦，2005 年 6 月 18~20 日，會議地點：蘇州大學。

2 胡巨川，〈小泉政以及其《盜泉詩稿》析論〉，《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臺中：東海大學，2003 年）、謝崇耀，〈小泉盜泉及其漢詩探析〉，《臺北文獻直字》第 160 期（2007 年 6 月）。陳速換，〈久保天隨及其《澎湖遊草》研究〉，高雄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森岡緣，〈作為文化表象的《游草》——臺北帝國大學教授久保天隨之「大東亞」旅遊及其詩〉。黃美娥，〈久保天隨與臺灣漢詩壇〉，《臺灣學研究》第 7 期（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9 年 6 月）。黃美娥，〈帝國漢文的「南進」實踐與「南方」觀察：日人佐倉孫三的臺、閩書寫〉，《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24 期（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7 年 4 月）。

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開設「在臺日人漢文學專題」等相關課程，持續在校園播種耕耘，兩人並各自指導兩校研究生完成多篇在臺日人漢詩文研究的碩士論文，包括中村櫻溪、初山衣洲、小泉盜泉、館森鴻、尾崎秀真、後藤新平等，成果累積相當可觀。<sup>3</sup>

另外，廖振富、張明權共同編寫的《在臺日人漢詩文集》，選錄日本統治初期四位具有漢學背景的在臺日人：中村櫻溪、初山衣洲、館森鴻、佐倉孫三等四位與臺灣相關的詩文作品，加以註釋賞析，是具有推廣普及性質的作品選集。<sup>4</sup>

日治初期來臺日人中，不論是官員、記者、教師、警察，很多都具有深厚的漢學素養，中村櫻溪（1852～1921）堪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臺灣停留前後近 9 年，留下不少漢語詩文作品，其中最具份量的代表作是漢語古文體寫成的《涉濤集》、《涉濤續集》、《涉濤三集》三書，筆者曾發表論文〈中村櫻溪北臺灣山水遊記的心境映現與創作美學〉<sup>5</sup>、編寫專書《在臺日人漢詩文集》收錄其漢詩文多篇，加以賞析。<sup>6</sup> 本文則鎖定其陸續發表於《臺灣教育會雜誌》的〈城南雜詩〉42 首，以「中村櫻溪〈城南雜詩〉的臺灣風土與旅居書寫」為題，就本組作品所反映的文化交混軌跡、臺灣風土書寫，乃至旅居臺灣期間心境，在「旁觀」與「融入」之間的多重糾葛，展開多元探討。

3 黃美娥指導臺灣大學臺文所學生完成的學位論文，有黃敬堯〈臺日漢文的跨界交錯：日治時期來臺日人中村忠誠研究〉（2012 年）、蕭惠文〈臺、日之間的多重複寫：日本漢詩人初山衣洲研究〉（2015 年）兩篇。廖振富指導中興大學臺文所學生完成的學位論文，包括程怡雯〈初山衣洲在臺文學活動與漢詩文研究〉（2011 年）、莊怡文〈在理想的幻滅中尋找生之路——小泉盜泉《盜泉詩稿》研究〉（2012 年）、白佳琳〈尾崎秀真在臺文化活動及漢詩文研究（1901-1946）〉（2014 年）、涂小蝶〈後藤新平的漢詩創作及其活動——以臺灣相關書寫為觀察核心〉（2020 年）等四篇。另外，許俊雅曾指導臺灣師大國文所陳惠茵〈東亞視域下的漢文學表現——以館森鴻寓臺期間（1895-1917）為討論中心〉（2011 年）一篇。

4 廖振富、張明權，《在臺日人漢詩文集》，屬於「臺灣古典作家精選集」系列叢書第 38 冊（2013 年 10 月，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

5 廖振富，〈中村櫻溪北臺灣山水遊記的心境映現與創作美學〉，收入《臺灣古典散文學術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出版，2011 年 11 月），頁 217-250。

6 在《在臺日人漢詩文集》書中，收入中村櫻溪漢語組詩〈偶感〉10 首、〈城南雜詩〉12 首，及漢語古文〈七星墩山踏雪記〉、〈登觀音山記〉等 12 篇。

## 貳、中村櫻溪的在臺經歷與創作

### 一、在臺經歷<sup>7</sup>

中村櫻溪，本名忠誠，字伯實，櫻溪是他的自號，常以「櫻溪釣徒」、「櫻溪逸人」署名發表作品，生於 1852 年，卒於 1921 年 12 月 31 日，享年 70 歲。<sup>8</sup>他出身東京士族，<sup>9</sup>漢學素養深厚，其師承得自倉田幽谷。<sup>10</sup>來臺之前，曾在埼玉縣師範學校任教達十年之久。他來臺擔任教職，是受到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町田則文校長<sup>11</sup>的推薦，而時代背景則是在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漢學已逐漸沒落，失去發揮的舞臺，於是他抱著抑鬱不得已的心境來到臺灣另謀發展。

其好友服部愛軒在為他送行的文章中，特別以唐代文學家韓愈、柳宗元分別被貶謫到潮州、柳州，使兩地文教大興為類比，替他抱屈又加以期許：

今也我邦庠序之盛如彼，苟通一技一藝者，尚且蒙擢用。而伯實獨奉任絕海萬里之地，<sup>12</sup>亦未見其為幸也。然臺灣之子弟，服其教，成善良之民，猶二列人士於當時，則其為幸何如耶。況伯實此行祿位共優，萬非二氏<sup>13</sup>貶竄之比。然則有二氏之施，而無二氏之辱

7 本節「在臺經歷」，係濃縮改寫自筆者〈中村櫻溪北臺灣山水遊記的心境映現與創作美學〉一文，並重新查核增補新資料，特此聲明。

8 黃敬堯，〈遊於是乎始——論中村忠誠《涉濤集》、《涉濤續集》、《涉濤三集》思想歷程〉一文，因未見館森鴻〈中村先生墓誌〉之明確記載，推算其卒年略有誤差，誤以為 1922 年初。該文為「東亞文學脈絡與文化傳承國際研究生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主辦，2008 年 7 月 2 日）。

9 中村忠誠（櫻溪）在《涉濤集》（東京：平島辰太郎，1903 年）、《涉濤續集》（東京：平島辰太郎，1904 年）、《涉濤三集》（東京：平島辰太郎，1908 年）三書的版權頁，都特別標明出身是「東京府士族」。1869 年，日本各地方諸侯版籍奉還之後，廢除原來的「公家」（公卿，142 家）、「大名」（諸侯，285 家）等稱呼，將其統稱為華族。1871 年日本取消舊身份制度，將國民分為皇族、華族、士族、平民四等。華族成為僅次於皇族的貴族階層，享有許多政治、經濟特權。士族指武士家族，通常自幼接受漢學教育，故普遍具有漢學素養。

10 館森鴻〈涉濤續集序〉：「伯實好尚古學，其道得之倉田幽谷，幽谷得之息軒先生，息軒得之謙堂先生。」

11 町田則文（1856~1929），日本近代教育家，1896 年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局事務官，並兼任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長，任期至 1900 年。「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網站，2022 年 3 月 18 日查閱。

12 原文作「地之」，應是兩字順序前後誤植。

13 根據本文，「二氏」指韓愈、柳宗元。

者，將於此乎在。余又不獨為伯實賀之，亦將為國家賀之也，遂書以送其行。<sup>14</sup>

臺灣歷經明鄭、清領兩百餘年的中國儒學教育，並非未開化之地。作者卻將此地類比為中國南方邊陲的潮州、柳州，似乎處於蠻荒未化的狀況，顯示服部愛軒對臺灣歷史社會背景的陌生與隔閡，乃至優越心態。不過此文也呈現日本漢學有悠久傳統的事實，而這也是中村櫻溪得以來臺教導漢人子弟的主要立基。

1899 年 4 月 7 日，他接受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教授的派令，18 日從神戶搭船「橫濱號」出發，22 日抵臺。<sup>15</sup> 在臺任職 8 年多之後，由於國語學校學制的變革，當局要求他轉任囑員，中村深覺受到屈辱，乃憤而辭職。<sup>16</sup> 離臺時間則是 1907 年 7 月 14 日，<sup>17</sup> 在臺時間共約 8 年又 3 個月。1921 年 12 月 31 日去世後，他在臺期間結識的文學知交館森鴻，曾寫了一篇〈中村先生墓誌〉，由於資料寶貴，謹將全文逐錄於下：

先生諱忠誠，字伯實，號櫻溪。東京人，先世居上總長生郡日吉村櫻谷，千葉氏裔也。降為編戶，不詳世次。江戶幕府時，其地屬上野吉井侯采邑。祖諱忠勝，稱多門，妣某氏。考襲先職，為內庫監。廢藩後，貫東京府士籍。先生少精敏，喜讀書，從倉田幽谷治經史。尤善文章，其文溫粹典雅，有歐曾之風，入廻瀾社，以文會與同人研文業。平居專事纂述，至老不倦。嘗自埼玉縣師範學校教諭，遷臺灣國語學校教授。其任育才，前後三十餘年，

14 服部愛軒，〈送中村伯實序〉，《愛軒文稿》，頁 6-8。東京國會圖書館，近代近代デジタルライブラリー，網址：<http://kindai.ndl.go.jp/BIBDetail.php>，2022 年 3 月 18 日查閱。

15 中村櫻溪自日本來臺之經過，見〈涉濤紀略〉一文之自述，收入《涉濤三集》頁 21～24，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室藏書。本文凡引用《涉濤集》、《涉濤續集》、《涉濤三集》，來源同此，不另說明。

16 經查「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輸入中村櫻溪的本名「中村忠誠」，發現其任職單位與職稱，1900~1906 年是「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教授」，1907 年則是「臺灣總督府中學校教諭」，在臺最後一年的服務學校轉換，從教授轉成教諭，但職等與薪資不變，一樣都是 5 等 11 級、年薪 900 元。

17 離臺時間，見其〈去臺自述〉一文，收入《涉濤三集》頁 28～30。又根據《臺灣教育會雜誌》70 號頁 44 記載（1908 年 1 月 25 日發行），他的免官令發佈日期是 1907 年 8 月 31 日。關於中村櫻溪去世時間，館森鴻〈中村先生墓誌〉有明確記載，詳見下文。



敘從六位。大正十年十二月三十一病卒，年七十。越十一年一月四日，葬西郊福泉寺先塋之次。娶青鑄氏，生一女殤，養族人南氏子忠諒為嗣。先生纂述成稿者甚多，《涉濤集》三冊，《盤錯祕談》一冊，已經刊行，遺稿十餘程，皆藏于家云。<sup>18</sup>

從這篇墓志可略知其家世與漢文學師承，文中提及：「入廻瀾社，以文會與同人研文業」，可知「廻瀾社」應是在東京的文學社團，<sup>19</sup> 中村櫻溪曾撰寫〈廻瀾社文卷序〉、〈廻瀾餘話引〉二文。<sup>20</sup> 又，王幼華的相關研究提及：

廻瀾社於明治七年（1874）十月由川田甕江（1830-1896）創辦，最初名為「盍簪社」；明治十六年（1883）由松平破天荒提議，改稱此名。依明治二十八年（1895）服部愛軒〈創社二十年會刊序〉，列名的會員有中村忠誠、松平破天荒、藤田春堂、齋田竹海、淺見飯峰等十人，推測中村忠誠應是在「是等は皆十年前後の加盟者である。」<sup>21</sup>

1907年7月他返回日本後，還曾透過在臺友人在《臺灣日日新報》發佈「廻瀾社」的徵文訊息。

而在旅居臺灣期間，除了教學工作，1904年起並兼任《臺灣教育會雜誌》編輯，曾發表甚多作品於該雜誌。<sup>22</sup> 他在臺的工作是擔任國語學校教授，<sup>23</sup> 居住於臺北城南地區的學校宿舍，其地近臺北古城「麗正門」（南

18 館森鴻，〈中村溪先生墓志〉，《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3月28日），6版。

19 中村伯誠，〈廻瀾社文稿序〉，《臺灣教育會雜誌》21號（1903年12月25日發行），頁11。

20 中村櫻溪〈廻瀾社文卷序〉、〈廻瀾餘話引〉二文，見《櫻溪文鈔》卷一，該書共三卷（東京：中村忠諒，1927年12月，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書），另有國家圖書館「臺灣華文電子書庫」全書掃描檔案，<https://taiwanebook.ncl.edu.tw/zh-tw/book/NTUL-9910002682/reader>。

21 王幼華，〈中村忠誠臺灣漢文作品論析〉，《臺灣學研究》第14期（2012年12月，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頁7。

22 見《臺灣教育會雜誌》23號（1904年2月25日發行）頁24，標題及內容如下「中村、初山兩委員：此次櫻溪中村忠誠君、衣洲初山逸也君，並承本會長之囑，為編輯委員，邇後多執筆於漢文報。兩君博學鴻詞，世所共知，吾儕深喜本會得良委員也。」

23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教授創設於1896年，校址靠近臺北南門，即是現今臺北市立大學現址，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門)，大約是現今臺北市公園路、南昌路與愛國西路交界一帶，南邊遠接古亭，西側鄰新店溪。本文討論的作品「城南雜詩」42 首，正是他在這裡寓居期間的作品。一百年前，南門之外多仍是農田，景色怡人。<sup>24</sup>

他的興趣，除了以詩文寫作寄情之外，便是尋幽攬勝，登山涉險，乃至釣魚、採蘭、賞櫻。在臺灣將近 9 年間，足跡所歷，包括臺北盆地西南側的觀音山，北邊的七星山、大屯山、竹子湖，東南邊的屈尺山區等。這些旅遊休閒的經歷，都被他一一寫成精彩的文章，收錄在《涉濤集》、《涉濤續集》、《涉濤三集》三本書中。

在臺期間，他先後曾加入以在臺日本漢詩人為主的「玉山吟社」、「一品會」等文學社團。<sup>25</sup> 在臺文學同好，往來比較密切的有館森鴻、粉山衣洲、鹽川一堂等人。至於臺灣文人，從現有資料來看，他與彰化吳德功頗有往來，吳德功先後寫了三篇專文加以推崇，使中村大為感動，稱之為：「南瀛一知己」<sup>26</sup>，筆者另有專文探討中村櫻溪與吳德功兩人的深厚友誼，正是建立在漢文交流基礎上<sup>27</sup>。另外，大甲詩人也是櫟社社員的莊雲從（莊龍），是他在國語學校的學生<sup>28</sup>。

## 二、在臺創作

中村櫻溪在臺期間的代表著作，即上文所提及的《涉濤集》、《涉濤續集》、《涉濤三集》三書，根據各書版權頁顯示：三本書的出版時間分別是

24 根據《涉濤集》、《涉濤續集》的版權頁，其居住地址是：「臺灣臺北城南街三丁目一番戶寄寓」。而其〈城南雜詩〉第六首「秋信蛙聲二月天，麗正門外雨如煙。農人自此將多事，晨叱水牛犁野田。」自注：「城南門曰麗正，與余居遙相對。」

25 根據《涉濤集》收錄之〈玉山吟社會宴記〉一文，他在來臺次月（1899 年 5 月 25 日）參加玉山吟社的活動。又 1903 年，中村櫻溪有詩〈壬寅歲晚與一品會諸同人會於吾妻樓分韻得庚〉，《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1 月 17 日），1 版。可知他曾加入「一品會」。

26 吳德功先後撰有三文：（1）〈讀中村伯實涉濤集題書後〉（《臺灣教育會雜誌》34 號，頁 8，1905 年 1 月 25 日發行），（2）〈再讀涉濤集書後〉（《臺灣教育會雜誌》35 號，頁 9，1905 年 2 月 25 日發行）。（3）〈三跋中村櫻溪涉濤三集〉，以上三文，都收入吳德功《瑞桃齋文稿》。（中村櫻溪 1907 年 7 月離臺，《涉濤三集》出版於 1908 年 7 月，因此吳德功〈三跋中村櫻溪涉濤三集〉未再發表於《臺灣教育會雜誌》）。至於中村櫻溪稱吳德功為「南瀛一知己」，見《臺灣教育會雜誌》35 號所刊出〈再讀涉濤集書後〉文末之附言。

27 參見廖振富、張明權，〈明治時期《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日台漢文交流的多重意涵，《臺灣文學研究》第 19 期（國立臺灣文學館，2014 年 10 月），頁 145~189。

28 莊龍曾寫〈讀涉濤集題後并呈中村櫻溪先生〉七律二首，《臺灣教育會雜誌》33 號（1904 年 12 月 25 日發行），頁 13。



1903、1904、1908 年，前兩冊在臺灣印刷出版，第三冊則是返回日本之後的次年在東京出版，各書作品資料列表如下：

表 1 中村櫻溪主要作品出版資訊

書名	出版年代	作品數量	備註
《涉濤集》	明治 36（1903）年 9 月	14 篇	附偶感十首（七絕）
《涉濤續集》	明治 37（1904）年 9 月	12 篇	書前有館森鴻序
《涉濤三集》	明治 41（1908）年 7 月	17 篇	

其他單篇詩文，主要散見於《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教育會雜誌》中，尤其是《臺灣教育會雜誌》，由於他曾擔任該刊編輯，筆者初步清查《臺灣教育會雜誌》發現中村櫻溪所發表的漢語古文創作，未收入《涉濤集》三書者，至少有 20 多篇之多，數量相當可觀。另外，除了常在該刊發表文章之外，中村也常以編者身份在他人作品之後加上短評。

論中村櫻溪在臺創作之意義，從創作身份來說，他與其他日本在臺漢文學家的創作一樣，都可說是殖民者書寫的漢語古典文學。放在臺灣文學的歷史脈絡來看，這類作品的文學形式與作品內涵，充滿多重的駁雜性，以及殖民文化之交混軌跡。就形式來而論，這類詩文作品，從典故修辭到取法對象，都以中國古典文學為學習典範。但作為其書寫及生活場域的殖民地臺灣，自然與人文空間，充滿異國情調，人種是由漢族、原住民族所共同組成，自然環境則是從平原到山地，都洋溢著亞熱帶風情。論作品內涵思想，不可避免處處顯露奠基於日本文化的殖民者思維。因此或可稱為「中國骨架」（文學類型形式）與「臺灣肉身」（書寫場域臺灣）、「日本頭腦」（作品思想內涵）之交混種。

由於中村櫻溪出身日本士族，漢學造詣精湛，而作品中又常流露出對臺灣風土的熱切情感與喜愛，上述之駁雜特質乃表現得格外明顯。另外，就寫

作文類而言，同時期旅居臺灣的日本漢文學家，多半擅長漢詩創作，他則以古文創作著稱，這是少見的特例，相當具有個人特色。

正因為如此，臺灣學界關於中村櫻溪的研究，多集中在其古典漢文《涉濤集》、《涉濤續集》、《涉濤三集》三書，除了黃敬堯的碩士論文之外，單篇論文包括王幼華、莊怡文、李展平三篇都是。<sup>29</sup> 至於其〈城南雜詩〉42 首，迄今僅見筆者此文進行分析探討。

### 叁、〈城南雜詩〉的作品出處、文學類型與寫作背景

#### 一、作品出處

〈城南雜詩〉發表於中村櫻溪在臺的最後一年，時間是明治 40（1907）年 1 月 25 日到 9 月 25 日，以「櫻溪釣徒」署名，共分成 8 篇發表於《臺灣教育會雜誌》<sup>30</sup>，每期刊出 4～6 首不等。最後兩篇（10 首）發表時，他已離開臺灣返回日本定居。這 42 首詩作，由於發表時間與作品內容有相互呼應之關聯性，筆者曾一度懷疑是中村櫻溪從 1907 年 1 月到 7 月之間，隨寫隨刊的即時創作，但從詩前小序起筆就說：「余寓臺北城南，四閱春秋」來看，可知大概是來臺四年之後的 1903～1904 年間陸續寫成。<sup>31</sup> 除了《涉濤集》附有〈偶感十首〉七言絕句之外，〈城南雜詩〉是目前可見他在臺將近 9 年間最為完整，也可能是唯一以描寫臺灣風土為主軸的組詩。其發表時間整理如下（表內第幾首之編號為筆者所加）：

29 李展平，〈擬古的異鄉情懷——試論中村櫻溪旅臺山水遊記〉，《臺灣文獻》第 61 卷第 2 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 年 5 月）。莊怡文，〈中村櫻溪的「柳」、「蘇」情懷——以《涉濤集》、《涉濤續集》、《涉濤三集》為研究對象〉，《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第 5 期（臺北：里仁書局出版，2011 年 6 月）。王幼華〈中村忠誠臺灣漢文作品論析〉，《臺灣學研究》第 14 期（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出版，2012 年 12 月）。又，上述李展平、莊怡文的論文，都是根據筆者在中興大學臺文所開設「日人在臺漢文學專題」的課堂期末報告修改而來。

30 刊出期別是第 58 號到 66 號，至於 64 號（7 月 25 日發行）未刊出，推測是當時他正匆促離臺期間。

31 如果最前面的小序，是開始動筆時所寫，而隨後各期發表的詩作，則是後來的幾年間陸續書寫，則也有可能不全是 1904 年以前的作品。

表 2 城南雜詩出處列表

1	城南雜詩 并引（一） 第 1～4 首	《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58 號，明治 40 年 1 月 25 日， 第 10-11 頁（漢文報）
2	城南雜詩（二） 第 5～10 首	《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59 號，明治 40 年 2 月 25 日， 第 10-11 頁（漢文報）
3	城南雜詩（三） 第 11～15 首	《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60 號，明治 40 年 3 月 25 日， 第 11 頁（漢文報）
4	城南雜詩（四） 第 16～21 首	《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61 號，明治 40 年 4 月 25 日， 第 11-12 頁（漢文報）
5	城南雜詩（五） 第 22～27 首	《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62 號，明治 40 年 5 月 25 日， 第 10 頁（漢文報）
6	城南雜詩（六） 第 28～32 首	《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63 號，明治 40 年 6 月 25 日， 第 11-12 頁（漢文報）
7	城南雜詩（七） 第 33～37 首	《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65 號，明治 40 年 8 月 25 日， 第 13 頁（漢文報）
8	城南雜詩（八） 第 38～42 首	《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66 號，明治 40 年 9 月 25 日， 第 11 頁（漢文報）

## 二、文學類型與寫作背景

這組詩的作品類型，出自中國古典文學中的「雜體詩」與「竹枝詞」傳統，大致包括以下幾點特徵：（1）作品形式屬七言絕句，（2）作品之後常附有作者小註，說明相關資料或背景。（3）作品內容多以記錄描寫風土為主，穿插個人生活雜感。

臺灣竹枝詞的寫作傳統始自清領時期，或以竹枝詞為題，或以「雜詩」為題，不論中國大陸旅臺人士或本土詩人，都有甚多創作。<sup>32</sup>其中以「雜詩」為題而描寫風土題材者，如吳廷華有〈社寮雜詩〉20 首（以原住民為題材）、吳玉麟有〈臺灣雜詩〉20 首、朱景英〈東瀛雜詩〉8 首、陳廷獻〈澎湖雜詩〉20 首等，數量不少。<sup>33</sup>另外，中村櫻溪在〈城南雜詩〉第四首的自注中曾提及乾隆時期來臺的張湄《瀛壖百詠》，推測其寫作可能也受到這類風土詩的

32 相關研究可參考翁聖峰，《清代臺灣竹枝詞之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此外，「雜詩」另有源自六朝詠懷組詩傳統者，多屬篇幅較長的古體詩，目的在抒發個人懷抱，與描寫風土為旨趣者有明顯差異，參見李正治，《六朝詠懷組詩研究》（臺灣師大國文所碩士論文，1980 年），臺灣古典詩也有繼承此一傳統者。

33 以上臺灣雜詩作品，可從「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搜尋而得，網址：[www2.nmtl.gov.tw/twp](http://www2.nmtl.gov.tw/twp)。

啟發。<sup>34</sup> 巧合的是，日治時期著名詩人連橫，也有一組同名的〈城南雜詩〉12 首七絕，描寫故鄉臺南的歷史、古蹟與風土，如竹溪寺、夢蝶園、延平郡王祠等，與中村櫻溪的「城南」指涉臺北不同<sup>35</sup>。

從竹枝詞在漢文學的流變與發展歷程來觀察，這種類型大致有兩種寫作趨向，其一是作者屬於外來者身份，寫作動機來自對新接觸異地的好奇與新鮮感，其目的在記風土之異，性質偏向採風之作。其二是在地文人基於對鄉土的熱愛與熟悉，藉竹枝詞展現對在地風土民俗的深刻理解與情感認同。從外來者採風之作到本土文士的在地認同，見證竹枝詞在地化的演變歷程。而竹枝詞雖以描寫風土為主，但向來也涵蓋抒發作者個人情懷的詠懷之作。因此融合客觀描寫地方風土，與主觀抒發個人情懷，透過寫作傳統的承續與轉化，也形成鮮明的創作特徵。

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收藏大量的初山衣洲作品手稿，其中有以《臺灣風俗詩初稿》為名的作品一卷，共收錄七絕 38 首，<sup>36</sup> 與中村櫻溪〈城南雜詩〉性質相近，內容涵蓋民俗、節慶、物產、動植物、地景等，每首詩之後都有自注的短文，全卷最後並有附錄兩種：即初山衣洲曾發表在《臺灣日日新報》的〈臺北竹枝詞〉9 首，和抄錄自書籍以供參考的文章〈臺灣歲時俗尚（婚姻喪葬附後）〉。這 38 首作品並未見於《臺灣日日新報》，根據卷前作者「例言」可知是返日之後所寫。這類作品可與清領時期遊宦文人的臺灣風土詩比較研究，也可蒐羅在臺日人的同類作品進行整體觀察，或與臺人

34 〈城南雜詩并引（一）〉：「城中城外長相思，此樹曾從香島移。泉態猶含千古恨，當年不入鷺洲詩。」自注：「張湄號鷺洲，乾隆中著瀛壖百詠，爾時未有此樹也。」《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58 號，1907 年 1 月 25 日，第 10-11 頁（漢文報）。

35 查詢「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有收錄連橫這組作品 12 首。根據該資料庫說明，作品原始出處是《寧南詩草》，甲寅至丙寅（1914～1926）稿、丁卯至癸酉（1927～1933）稿，又載連橫《臺灣詩薈》，汲古書屋徵詩、《劍花室詩集稿本·寧南詩草》。<https://db.nmtl.gov.tw/site5/poem?id=57731>。

36 這 38 首七絕，題目包括「歲旦、元宵、雪、梅花、櫻花、草蟲、清明、紙錢、捕蛙、荔枝、端午、雙廟、粵婦、鴉片烟、圓山、學堂、纏足、茶、普度、檳榔、釣魚、榕樹、演戲、中秋、捻頭額、毒蛇、竹圍、淡江、蜥蜴、芭蕉、酒館、紙虎、蘭、迎年菊、寺廟、浣衣、惜字亭、除夕」等。

的在地風土書寫作對照比較，不論是從文學、民俗學、或地理與地誌書寫的角度來看，都具有多元的研究價值<sup>37</sup>。

而中村櫻溪〈城南雜詩〉雖以居住地為題，但描述區域並不完全侷限於臺北城南地區，從作品內容來看，可視為他旅居臺北期間對臺灣風土的觀察與生活雜感的綜合記錄。至於寫作背景，本組詩作首次刊出時，作品之前有小序加以說明：

余寓臺北城南，四閱春秋。舍在平蕪之中，隔絕市塵；北負城郭，遠望大屯、七星諸山；南連古亭庄，溪流一帶，自新店、景尾來，遙仰屈尺、平坑群峰；東迎深坑之旭日，西送平頂之落暉，風景自可人。每四時之變，景物之奇，接於眼，感於心，聊賦以自娛。積至數十首，辭雖鹵莽，亦此間之實況也。觀風者其或有採焉。

這篇序言描述百年前臺北盆地所見的四周景物，視野遼闊而景色壯美，與當代高樓林立，天際線渺不可見，差異極大，筆法相當寫實。不但交代寫作時間、居住地理環境，字裡行間更流露出對臺北旅居地怡然自適的眷愛之情。其中「辭雖鹵莽，亦此間之實況也」一語，強調「此間實況」特別值得玩味，這可說是他來臺數年之後，對自己文學主張的實踐，而最後一句：「觀風者其或有採焉」，更進而說明其寫作有提供「觀風土」、「採風」——記錄臺灣風土民俗之動機<sup>38</sup>。

對照他在〈移臺灣遊寓詩人文〉一文中曾特別強調：在臺灣的日本文學家，既然有此特殊機緣來到臺灣，書寫內容應針對「臺灣山川之美、景物之奇、風氣習俗之異」留下相關的創作：

37 關於初山衣洲《臺灣風俗詩》的研究，可參考以下研究：白佳琳，〈帝國下的臺灣風土：初山衣洲及其《臺灣風俗詩》研究〉，收入《凝望海洋與島嶼：第九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2012年）。黃美娥、蕭惠文，〈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典藏初山衣洲相關文獻簡介——兼論《穆如吟社集》、《臺灣風俗詩》二作〉，收入《鉤沉·瑣憶·補遺——臺灣文學史料集刊第二輯》（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2012年9月）。蕭惠文，〈臺、日之間的多重複寫：日本漢詩人初山衣洲研究〉。

38 所謂「觀風」是中國古典詩學的重要術語，《論語·陽貨》：「《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鄭玄解釋「觀」是指「觀風俗之盛衰」。



移告臺灣遊寓詩人文士：生遇 聖明之運，遠處海瀛之域，履前人未蹈之境，觀前人未觀之景物。天之所以與諸公者，豈偶然哉。蓋將欲使發其山川之美，揚其景物之奇，歌其風氣習俗之異，以顯其未顯者也。

諸公抱錦心、懷繡腸，咳唾珠璣，壓倒元白，自負不卑，其於辭藻，蓋已彬彬矣。然而其所賦詠，大率內地景物，而內地風趣爾。臺疆梅花不以時開矣，然而新年諸什，莫不言梅花。臺疆少杜宇矣，然而夏初之景，望鄉之篇，莫不言鶉。臺疆無陽鳥矣，然而暮秋之詩，往往有言雁者。臺疆無冬令矣，然而歲晚諸作，多言寒者。凡如此之類，不一而足也。

其至於賦實景、詠實物者，寥寥無見，何也？嗟夫！天與諸公以此良材佳料，而徒拘拘焉。列腐敝陳，無所運用而發揚，其不亦棄天者乎？諸公何不自省而自奮？吾儕雖不敏，請與諸公俱從事於斯。<sup>39</sup>

文中對在臺日人作家，所歌詠「大率內地景物，而內地風趣爾」，缺少對臺灣土地之關照與正確描述，表達強烈不滿，更舉出不少「梅花、杜宇、雁鳥、冬令」諸例，具體陳述因襲而未能切合實景之弊，他批判的對象明顯是指責同樣旅居臺灣的日人同儕，他們的漢詩文不管是動植物或節令的描寫，只知因襲古人常用的陳詞套語，卻完全未考慮臺灣的風土實況。

綜合上述，本組詩之寫作乃是他基於對臺灣的感情，忠實記錄臺灣的氣候、景觀與風土見聞，雜以個人在臺生活感懷而信筆寫成，這正是小序所言「四時之變，景物之奇，接於眼，感於心，聊賦以自娛」之意旨所在。就作品修辭特色觀察，用詞淺白甚至有口語化之傾向，甚至以臺灣諺語入詩，<sup>40</sup>

39 中村櫻溪，〈移臺灣遊寓詩人文〉，《涉濤續集》，頁 26～29。

40 「昨夜薰風熱滿樓，今朝陰雨冷如秋。炎涼變化須更際，端午未來休放裘。」作者自注：「五六月之際，乍寒乍燠，候氣未定，臺人諺云：未食端午糰，破裘不肯放。」



寫作態度顯得輕鬆而隨興，不像他寫作最得意拿手的古文如此費心經營，但也因此看出其率性中的真情，並能忠實捕捉到日常生活中隨時湧現的剎那感受。

## 肆、〈城南雜詩〉的臺灣風土書寫

如果借用中村櫻溪在〈移臺灣遊寓詩人文〉一文，提到以臺灣特殊風土為描寫主軸，所謂「發其山川之美，揚其景物之奇，歌其風氣習俗之異」三個面向切入探討〈城南雜詩〉的作品內容，我們大致可以區分為：農村景物書寫、動植物書寫、民俗與氣候書寫等三大面向，也可進而觀察他「以顯其未顯者」為書寫目標的實踐成效。

### 一、農村景物書寫

有別於作者在《涉濤集》三書中大量登山涉水的遊記，〈城南雜詩〉中與「山川之美」旨趣相同的作品，主要集中在臺灣農村景觀的描寫。這類作品，常見他一再發出對臺灣景物之美的讚嘆，如以下各例：

林風二月正紅於，日晚堪停小杜車。渡水登山好時節，帶瓢人返錦城居。

套用杜牧〈山行〉詩：「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以「錦城」比喻臺北城，暗示他寄居此地的愉悅自得。

臺灣的優美景致，在本組詩中大量出現。一百年前，臺北城郊的田園風光在這些作品中留下生動的畫面：

曉起漫行野水西，竹林深處聽鶯啼。春光恰似鄉園趣，滿眼菰花路欲迷。

春遊隊隊出城門，日照鮮衣繖影暄。禽鳥似知晴和好，一行新鷺  
下前村。

原田一路草莓莓，牛背牧童昏暮回。佇見南村多野趣，儘教春色  
入詩來。

第一首「菰花」，是指白菜花或是油菜花，春天田野到處都是一大片燦爛的金黃色，景色怡人。「路欲迷」是形容農田種下的油菜田形成廣大的花海，使田間小路難以分辨。

第二首寫春日郊遊，「日照鮮衣繖影暄」一句色澤濃豔，「繖影」即「傘影」，「暄」是形容春陽溫暖和煦之觸覺，結合一大群白鷺在村前飛翔而降下停留的畫面，生動呈現臺灣農村之美。

第三首「草莓莓」是形容土地肥沃、草木茂盛的樣子，以翠綠草原的靜態畫面，襯托「牛背牧童昏暮回」的動態感，效果突出。

純就藝術性觀察，以上作品都頗有唐詩之風味，即使放在唐詩選集中也毫不遜色，如不知作者來歷，更難以相信出自日本文學家之手，而這些詩所描寫的空間場景，其實是百年前的臺北盆地農村田野景觀，完全符合他在序言中強調的：「此間實況」，並非來自因襲或虛構。

## 二、動植物書寫

中村櫻溪以外來者的身份，進入臺灣這塊陌生的土地，到處都有令他驚奇的景物，自然容易觸動其感官與心緒，本節雖借「揚其景物之奇」為標題，「景」的描寫，前節已引述，本小節重點在討論「物」的書寫。風土詩的寫作傳統，動植物本來就是書寫的重要主題，在〈城南雜詩〉系列組詩中也大量出現這類動植物書寫。筆者初步統計〈城南雜詩〉提到的動物，包括各種鳥獸蟲魚，大約有 18 種，各種植物，包括花、樹、竹、農作物產，有 23 種之多，詳如以下二表。

表 3 〈城南雜詩〉描寫之動物統計表

動 物	城南雜詩相關詩句	出 處
1 燕子	守巢燕子知春至，雙影差池逐半天。	第 59 號
2 蛙	秧信蛙聲二月天，麗正門外雨如煙。	第 59 號
	布穀聲聲和亂蛙，喚催農父上翻車。	第 60 號
	唧唧吟蟲閣閣蛙，煙榕靄竹兩三家。	第 61 號
3 水牛	農人自此將多事，晨叱水牛犁野田。	第 59 號
	原草春柔食水牛，牛肩聳處立烏鶯。	第 60 號
	原田一路草萋萋，牛背牧童昏暮回。	第 60 號
4 鮑魚	家在城南流水近，一竿斜日釣鮑魚。	第 59 號
5 烏鶯	原草春柔食水牛，牛肩聳處立烏鶯。	第 59 號
6 鶯	曉起漫行野水西，竹林深處聽鶯啼。	第 60 號
	細雨涼風星節後，亂鶯啼過滿庭榕。	第 66 號
7 鶯	禽鳥似知晴和好，一行新鶯下前村。	第 60 號
	蔽天蝙蝠晚來紛，白鶯還飛亦結群。	第 66 號
8 布穀鳥	布穀聲聲和亂蛙，喚催農父上翻車。	第 60 號
9 蟋蟀（蛩）	熠燿宵行穀雨前，蛩聲蛙鼓亂愁眠。	第 61 號
10 蟬	唧唧吟蟲閣閣蛙，煙榕靄竹兩三家。	第 61 號
11 絡緯（紡織娘、莎雞）	霎雨時過秋忽至，數聲絡緯月盈牀。	第 62 號

12 萬丹鳥（番華）	小鳥和鳴號萬丹，結巢庭樹一枝安。	第 63 號
13 蚊	蚊軍夜夜迫紗幃，春夏秋冬不解圍。	第 63 號
14 蚜蟲（油蟲）	又患蚜蟲殘似鼠，銳牙如戟噬人衣。	第 63 號
15 雞	雞豚稼穡事勤功，誰識農家營產豐。	第 65 號
16 豚	雞豚稼穡事勤功，誰識農家營產豐。	第 65 號
17 蟻（螳子）	螳子登盤小且黃，結群盜食過蒼蠅。	第 65 號
18 蝙蝠	蔽天蝙蝠晚來紛，白鷺還飛亦結群。	第 66 號

表 4 〈城南雜詩〉描寫之植物統計表

植 物	城南雜詩相關詩句	出 處
1 迎年菊	恰好門頭松竹外，迎年菊勝一籬花。	第 58 號
2 獻歲蘭	獻歲蘭開報歲更，惠風佳氣滿春城。	第 58 號
3 相思樹	城中城外長相思，此樹曾從香島移。	第 58 號
	久旱三旬無一雨，相思花爛夕陽黃。	第 62 號
4 楊柳	楊花吐雪長春蔬，正是東風雨霽初。	第 59 號
5 竹	曉起漫行野水西，竹林深處聽鶯啼。	第 60 號
	唧唧吟蟲閣閣蛙，煙榕靄竹兩三家。	第 61 號
6 菰花	春光恰似鄉園趣，滿眼菰花路欲迷。	第 60 號
7 棟花	清明未至春光老，處處香風屬棟花。	第 60 號
8 地瓜	寒食園田熟地瓜，村南村北不看花。	第 61 號
9 櫻花	卻思京洛春猶好，處處櫻花白接天。	第 61 號

10 榕	唧唧吟蟲閣閣蛙，煙榕靄竹兩三家。	第 61 號
	翠榕朱竹飾門庭，銀桂粉梔時放馨。	第 62 號
	細雨涼風星節後，亂鶯啼過滿庭榕。	第 66 號
11 茭白筍（菰）	想見臨平山下路，柔蒲獵獵不堪風。	第 61 號
12 芭蕉	蕉葉抽青長壓屋，卷然吐出紫蓮花。	第 62 號
13 朱竹（朱蕉）	翠榕朱竹飾門庭，銀桂粉梔時放馨。	第 62 號
14 木犀（銀桂）	翠榕朱竹飾門庭，銀桂粉梔時放馨。	第 62 號
15 梔子花	翠榕朱竹飾門庭，銀桂粉梔時放馨。	第 62 號
16 五爪龍	短籬迴屋似田家，龍爪牽牛亂點花。	第 62 號
17 牽牛花	短籬迴屋似田家，龍爪牽牛亂點花。	第 62 號
18 林投	兩三茅舍林投逕，唯有頽桐媚夕陽。	第 63 號
19 頽桐	兩三茅舍林投逕，唯有頽桐媚夕陽。	第 63 號
20 稻	半夏生時早稻黃，又鋤舊土插新秧。	第 65 號
21 刺竹	植竹成籬三利在，禦盜收筍得清風。	第 65 號
22 素心蘭	架上幽蘭披素心，霜葩淡泊異香深。	第 66 號
23 玉蘭花	月昇庭樹玉蘭芳，窗箔風清黨滿堂。	第 66 號

細看上表中的詩句，可以發現除了少數作品寫害蟲令人不適，<sup>41</sup>或如「蛩聲蛙鼓亂愁眠」觸發思鄉愁緒之外，其他詩作的書寫傾向，大致都是呈現使人愉悅的感官經驗，或富足和樂的景致。

以動物為例，包括屬於飛禽的燕、鶯、鷺、烏鶯、萬丹鳥，屬於農村家禽家畜的雞、牛、豬等，乃至昆蟲類的蟬、絡緯等。書寫植物更多，通常是

41 讓人不適的害蟲，如以下三例：「蚊軍夜夜迫紗幃，春夏秋冬不解圍」、「又患蜚蟲殘似鼠，銳牙如戟噬人衣」、「蝻子登盤小且黃，結群盜食過蒼蠅」等，下文將有討論。

配合描寫秀麗的風景，或豐饒的物產而出現。如屬於農作物的稻、地瓜、茭白筍、芭蕉、菘（白菜或油菜）、竹等；屬於花朵園藝的，如：迎年菊、獻歲蘭、素心蘭、木犀（銀桂）、朱竹（朱蕉）、玉蘭花；有的則是熱帶臺灣特有的植物品種，如林投、顏桐、五爪龍、牽牛花等。試舉二例以見：

半夏生時早稻黃，又鋤舊土插新秧。一年兩度收嘉穀，應識高砂是富鄉。

寫臺灣稻作一年兩熟，語氣中有真誠的讚嘆。這種一年兩熟的現象，本常見於清代遊宦文人或本土詩人的筆下，但「高砂」一詞的使用，卻透露了作者的身分，呈顯臺灣古典詩與日本文化的交混軌跡。

蒲節初過近水鄉，鬪龍人去剩荒涼。兩三茅舍林投逕，唯有顏桐媚夕陽。

靠近河邊的水鄉，在端午龍舟賽後倍顯冷清荒涼，後兩句出現林投逕、顏桐的描寫，而以「媚夕陽」加以綰合，著一「媚」字，境界全出，迥異日本內地景致的南國風情宛然在目。

上述豐富的動植物題材，與日本本土有明顯差異，若純粹從生物學的角度加以考察，想必可以獲得更多對臺灣自然界物種的知識，符合孔子對讀詩效益能「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的期許。<sup>42</sup>

### 三、風俗與氣候書寫

中村櫻溪〈城南雜詩〉系列作品，最能看出臺灣與日本風俗差異的，是兩首描寫新年的詩。先看寫在臺日人過新年的情形：

紅日旗翻萬戶間，嵩呼聲撼四圍山。清風一路城南暮，幾伴醉人狂舞還。

首句是寫新年期間，日本國旗飄揚於殖民地臺灣的情景。次句所謂「嵩

42 《論語·陽貨》：「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呼」語出中國古籍，<sup>43</sup>在此是指日本人過新年，高呼「天皇萬歲」。三、四句，如果不參考作者自注，以臺灣讀者看來，可能以為只是單純描寫新年大家醉酒高歌的歡樂景象而已，但看過作者詩後的注，我們會有全新的理解：

羈旅東人，每遇改歲，稱賀會飲，亂醉高歌，狼籍路上，為巡警保護者，不下數百人。所謂軍政習氣未消歟？抑太平之象歟？

原來是寫：在臺日人過新年亂醉高歌，橫躺路旁，導致須仰賴巡警保護，竟可達數百人。以臺人觀之，其景況誠可謂難以恭維之奇觀。而作者描述之語氣似乎有些不以為然，卻又語帶保留：「軍政習氣未消歟？」是說此類行徑或許是軍人魯莽風氣之殘留，「抑太平之象歟」，則似乎為在臺日人之醜態尋求開脫，隱約有殖民者對治臺成果之自得。

與日本人之過新曆年有別，臺灣漢人社會則是過舊曆新年，中村有詩以此為題材：

爆竹朝來處處鳴，門聯新飾舊王正。春風暖入屠蘇裡，人手紅箋去市城。

作者關於此詩自注之篇幅不小，內容尤值得玩味：

臺民雖揭旭旗慶新正，又仍用寅正。改春聯燃紙炮，成迎歲之儀。紙炮封硝藥以紅紙，似兒童所玩煙火，古爆竹之遺也。人家皆貼門兩柱以聯句紅紙，每歲大除新之，呼曰春聯。元旦則人持紅刺，踵門申賀，家家團樂飲博，歇業者數日。然在路上亂醉放呼失恒態者，雖役夫賤隸幾希矣。

根據林玉茹的研究，日本殖民時期，日本統治當局雖然逐步改除臺灣舊俗，希望臺灣人過新曆的新年。但直到 1920 年代中期以後，城市或中上階層才開始有臺灣人過新曆年。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皇民化運動時期，才

43 漢武帝登嵩山，群臣三呼萬歲，稱為「山呼」，見《漢書·武帝紀》。後以此作為臣民祝頌天子之辭。或作「呼嵩」、「三呼」、「嵩呼」。

開始採強制性的激進手段，要求臺灣人廢除舊曆年。1939 年以後臺人雖仍過舊曆年，但貼春聯、放鞭炮、持名片賀年等習俗，已逐漸隱形化。<sup>44</sup>

中村櫻溪的詩作寫於 1907 年以前，「臺民雖揭旭旗慶新正，又仍用寅正」就是說臺人普遍都仍是過舊曆年，春節的習俗包括貼春聯、放鞭炮、拜年、全家團圓、歡飲、賭博、商家停業數日等。最值得注意的是，同樣有歡飲之俗，臺人卻絕無醉倒路旁之醜態。作者忠實加以記載：「在路上亂醉放呼失恒態者，雖役夫賤隸幾希矣」。臺日對照，差異甚明，言外大有激賞之意。

過去臺灣在土地開墾過程中，由於爭土地、田水，造成械鬥衝突者屢見不鮮。而農家防外敵，農家四周每種刺竹以收安全之效，因此各地常見竹圍之地名。中村對此特殊風之觀察頗為精確：

雞豚稼穡事勤功，誰識農家營產豐。植竹成籬三利在，禦盜收筍得清風。

前兩句以雞豚、稼穡襯說，歌頌農家之勤勞與富足。後兩句專寫住家外圍種植之刺竹，詩後自注說：「民家皆植刺竹以繞之，刺竹枝有刺如棘，可以防暴姦，春收玉筍，夏生清風，凡有三利云。」<sup>45</sup> 其他寫臺人風俗民情之作，另有寫清明祭祖，及臺北盆地之開發與漢番衝突等，也都各有特色。<sup>46</sup>

中村櫻溪來自日本，臺灣氣候春夏之交冷熱變化不定，與夏、秋酷熱之漫長，是他在現實生活中最難適應的一件事，因此被他認定是留居臺灣所謂

44 見林玉茹〈過新年：從傳統到現代臺灣節慶生活的交錯與嫁接〉，《臺灣史研究》，第 21 卷 1 期（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 年 3 月），頁 1-43。關於日治時期日本人與臺灣人分別過新舊曆新年的相關研究，另可參見顏杏如，〈二つの正月——殖民地台湾における時間の重層と交錯（1895-1930 年）〉，《日本台湾学会報》，第 9 号（日本台湾学会，2007 年 5 月），頁 1-21。

45 佐倉孫三《臺風雜記》一書，有〈竹籬〉一篇，提到臺灣農家種竹以達到屏障防盜的功用，還有竹子可做成各種器物，可見臺灣遍地種竹，給日本人留下深刻印象。本文引用版本：臺灣省文獻會，1996 年 9 月重印本。

46 寫清明祭祖：「清明時節雨初收，士女相携上壟邱。東客不關南國事，春風走馬儘遨遊。」見《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61 號（1907 年 4 月 25 日），第 11 頁（漢文報）。寫漢番衝突：「拳頭山對麗正門，一望青田十里村。誰識當年鼓亭警，萋萋日夜禦驕番。」見《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62 號（1907 年 5 月 25 日），第 10 頁（漢文報）。

「八苦」之首位，其說云：

臺地夏月殊長，僅過清明，則天已炎，人皆絺綌。至立冬前，而始重衣，一歲中大半為暑日，是一苦矣。<sup>47</sup>

所謂「絺綌」是指夏天所穿的葛衣薄衫，「重衣」是厚重的衣服，從清明之後到立冬以前，幾乎都屬於悶熱的夏季。因此〈城南雜詩〉系列組詩，提及臺灣氣候炎熱者相當頻繁，其中有一首提到臺灣諺語，讀來頗有情味：

昨夜薰風熱滿樓，今朝陰雨冷如秋。炎涼變化須臾<sup>48</sup>際，端午未來休放裘。

作者自注說：「五六月之際，乍寒乍燠，候氣未定，臺人諺云：未食端午糴，破裘不肯放。」巧妙運用臺灣俗諺入詩，化俗為雅<sup>49</sup>。至於酷熱，更是他一再書寫的主題，試看以下各首：

祝融連日太張皇，夜熱蒸蒸不可當。霎雨時過秋忽至，數聲絡緯月盈牀。

短籬迴屋似田家，龍爪牽牛亂點花。入戶清風驅午熱，一簾涼味透蕉紗。

日落南村風死滅，只聞籬外蟲音咽。室中恰似甑中居，夜熱猶炎於午熱。

除上述各首，其他如「薰風五月入窗紗，還怕炎威次第加」、「炎帝弄威天地焦，此身何處試逍遙」、「滿城炎熱勢煌煌，日午休衙晝更長」。在中村櫻溪筆下，「熱」簡直無所不在，從午熱、黃昏到夜間酷熱，不是說「太

47 原載中村櫻溪《涉濤三集》頁26，收入廖振富、張明權，《在臺日人漢詩文集》，頁111。

48 原文作「須臾」，應是「須臾」之誤。

49 賴和1936年發表的〈田園雜詩〉，其中有詩句：「未食端陽粽，寧甘棄蔽裘」同樣是援用這句臺語俗諺入詩。參見廖振富，《文協精神臺灣詩》（臺北：玉山社出版公司，2021年10月），頁267~271。

張皇」、「不可當」，就是「還怕炎威」、或「炎熱勢煌煌」，甚至形容黃昏時的室內猶如蒸籠（室中恰似甑中居），這些詩反映四季分明的北方日本，與亞熱帶臺灣氣候的巨大差異。中村櫻溪寫詩時揮汗如雨，無處可逃之窘境鮮活呈現筆端。

### 伍、〈城南雜詩〉的描寫視角與旅居心境

經由上述〈城南雜詩〉臺灣風土書寫的探討之後，本節擬將焦點轉移到中村櫻溪的描寫視角與旅居心境，觀察他的詩作如何看待他旅居多年的臺北盆地，以及作品背後如何傳達他旅居臺灣幽微曲折的心緒。

#### 一、描寫視角

##### （一）文學美感與桃源想像

風土詩的主要題材是具有在地特色動植物或民俗題材，由於對臺灣景物的喜愛，中村櫻溪在這組詩裡「如何傳達文學美感」應是創作之重要考量之一，以詩中描述動植物為例，動植物只是觸發興感的媒介，至於動植物的相關知識，只能以自注加以補充說明。純就從生物的知識層面考察，我們會發現作者對所描述的「物」，有時並無明確的認知，<sup>50</sup> 甚至可能出現錯誤的敘述，<sup>51</sup> 不過這並無損其文學的抒情功能與美感效果。或許我們可以借用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一書所稱的「博物詩」概念加以說明：

如果我們用詩歌來表呈物質真理，就會顯出其不足：他無法落實

50 如「小鳥和鳴號萬丹，結巢庭樹一枝安。逍遙只在藩籬際，脫卻王孫金彈丸。」，作者自注云：「有小禽飛遊園中，啾啾善鳴，狀似鸚鵡而小。問之土人，唯音呼若曰萬丹，不知其字，廳志所載番華者或是。」《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63 號（1907 年 6 月 25 日），第 11 頁（漢文報）。所謂「萬丹」，作者只是根據臺語記音而已，無法確知。《淡水廳志》卷 12 對「番華」的說明是：「華仔（又有番華，形似燕，背淡黑，腹黃尾長，飛則鳴，行則搖。」筆者曾當面請教生態作家劉克襄先生，亦難以確定本詩所描寫究竟是何種鳥類？

51 如「又患蚜蟲殘似鼠，銳牙如戟噬人衣」，所謂「蚜蟲」，分佈於農田、草原、果園、森林區，是多種栽培植物或雜草上及菜園內最常見的昆蟲。並非本詩所述活動於室內，會咬衣服的蟲，或許是「油蟲」（蟑螂）之誤。

地追問個別現象，以是經常需要散文性的補充，以詩前序、行歌夾註來加以表達，形成有趣的詩／文、韻／散互補的現象，文以敘緣由，詩以興感慨。<sup>52</sup>

上文的「文以敘緣由，詩以興感慨」，精要點出「詩文互證」的不同訴求與特性。我們應當理解：漢語古典詩歌寫作傳統，向來強調「詩緣情而綺靡」、「言已盡而味無窮」，乃至「興會」、「興寄」等概念，其重心乃在藉由寫作媒介（物象），透過文學修辭，傳達內在的抒情自我（興感慨），因此創作者生命情志的展現與寄託，才是核心意旨所在。

以下僅舉出詩例數首加以探討。以水牛為例，除了前文「牛背牧童昏暮回」的描述，〈城南雜詩〉還有兩首作品提及水牛，分別是：

秧信蛙聲二月天，麗正門外雨如煙。農人自此將多事，晨叱水牛犁野田。

作者在本詩後自注：「臺人耕田用水牛，魁貌巨角，力兼數馬。」而他在〈竹子湖觀櫻花記〉一文中，曾描述在前往竹子湖的山中遭遇水牛的經過：

行打小禽，路入山間，數遇放牧水牛，魁貌巨角，九十成群，見余輩之至，翹首瞪目，成將來觸之狀。山邑之牛，希見東人，異其衣帽形狀之殊也，往往有觸突之虞，輒迂避而過。<sup>53</sup>

兩度以「魁貌巨角」形容水牛的外表特徵，顯見其印象之深。另一首則是寫烏鶯鳥停在牛背上的奇特景觀：

原草春柔食水牛，牛肩聳處立烏鶯。臺人亦識明時靜，三五蹈青隨意遊。

作者在本詩後自注：「烏鶯似燕而稍大，水牛牧野，白鶯、烏鶯來集其背上，亦奇矣。」以上兩首作品所述，可與佐倉孫三在《臺風雜記》以下的

52 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9年12月），頁93。

53 中村櫻溪，〈竹子湖觀櫻花記〉，《涉濤續集》，頁4。



記載相互印證，標題是「牛背黑鳥」：

臺人飼水牛，或耕田野，或挽糖車，是以到處無不見之。水牛體軀肥大，雙角如開兩手，而性溫柔馴人。牧童一竿御之，不異羊豚。唯觀日人武裝者，驚駭怒角迫之。臺中縣兵士、憲兵為水牛之所觸，負傷者往往有焉。當其春風和煦，野草暢茂之時，悠悠步於隴畝之間，其風趣真使人動詩情。黑鳥似我鳥而小，啄牛背小蟲食之，是以水牛愛而不拂去。<sup>54</sup>

水牛本來是「性溫柔馴人」，對武裝或作打獵裝扮的日本人則充滿戒心，甚至憤怒加以攻擊。和前述〈竹子湖觀櫻花記〉：「山邑之牛，希見東人，異其衣帽形狀之殊也，往往有觸突之虞」的描寫，如出一轍。

但是我們需思考：「水牛」進入兩首詩中，描寫視角為何？文學意象如何呈現？在自注中的「新奇」之感，作品並未流露出這類訊息，綜合觀察「農人自此將多事，晨叱水牛犁野田」，整組意象彰顯的是臺灣農夫之勤勞。而「原草春柔食水牛，牛肩聳處立烏鶯」，文學意象從廣闊的草原，到體積龐大的水牛，進而將焦距鎖定在牛肩上的烏鶯，空間場景逐步縮小、拉近，呈現的是一派和諧寧靜的田間美景，意象塑造技巧相當突出，成功傳達了「詩情洋溢」的美感效果。面對相同美景，即使佐倉孫三《臺風雜記》一書，重在記錄臺灣民俗，也禁不住讚嘆：「當其春風和煦，野草暢茂之時，（水牛）悠悠步於隴畝之間，其風趣真使人動詩情。」其說正為中村櫻溪的「詩情」展現，下了最佳註腳。

這些詩表現了作者心目中對臺灣農村「農家富饒、農人勤奮、景致優美」的觀察基調與美好想像。作品的美學效果固然突出，但我們不得不指出：這種印象其實是相當片面而有侷限的，相對之下，這組詩完全看不到農家之苦，乃至貧困的描寫，顯然這不是他作為殖民者上層的教授身份所能體會、理解的。以下這首描寫颱風的詩，就是明顯例證：

54 佐倉孫三，《臺風雜記》，頁 14。



八月颱風海上來，倒牆發屋縱殘摧。滿眸餘得郎當在，但喜從茲涼氣回。

自古至今，颱風造成的生命、財產、農作的傷害，一直是臺灣社會難以承受的重。臺灣古典詩中描寫天災之詩文難以勝數，其關心焦點通常是巨大傷害的難以彌補，尤其是農作物之飽受摧殘，農家心血盡付諸東流。<sup>55</sup>而中村櫻溪此詩，除了輕輕一筆說：「倒牆發屋縱殘摧」，以「郎當」形容屋宇破敗，未曾著墨於農家作物受到的嚴重損害，卻只因颱風帶來短暫涼爽天氣而倍感愉悅，心境是超然於現實之外的「事不關己」，從臺灣人的角度來看，未免過於疏離、冷血。

有些作品甚至容易流於「桃花源」式的想像與靜態凝視，如其中一首描寫婦女河邊洗衣的情景：

村嬌一伴自娉婷，春日浣衣沿水西。南國由來麗人出，鯤瀛亦有若耶溪。

作者對本詩的自注是：「臺地婦女沿水浣濯，華簪靚裝，有越溪浣紗之概。」若以過去臺灣鄉間情景推測，農村婦女洗衣河邊時「華簪靚裝」的可能性甚微，若是寫臺北城內的婦女盛裝洗滌，或許不無可能，但本詩首句已經寫出對象是「村嬌」，因此上述觀看視角，終究讓人不能無疑。佐倉孫三《臺風雜記》有一則「婦女濯衣」，寫臺灣婦女在河邊洗衣，雖勤勞但卻不在乎溪水的臭味：「獨惜不擇水質而洗之，尚帶異臭，是可厭耳」<sup>56</sup>。兩相對照觀察，中村櫻溪此詩充滿文學感性的浪漫情調與聯想，屬於遙遠旁觀的美學想像，而佐倉孫三則是從務實理性的腳步，針對水質好壞與衛生觀念加以批評，兩人的觀察角度迥然異趣。

55 詳細可參考戴雅芬，〈臺灣天然災害類詩歌研究——清代至日據時代〉（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1年）。

56 佐倉孫三，《臺風雜記》，頁13。

## （二）落拓者的孤獨眺望

中村櫻溪來臺之前，甚至旅居期間，長期充滿抑鬱不得志的情懷，《涉濤集》附錄〈偶感十首〉七絕，清楚記錄這種苦悶的心境，試引三首以見：

落拓風塵二十秋，遭逢聖世獨窮愁。斜陽欲暮前程遠，畢竟生平志叵酬。

少年徒講雕蟲技，老大飄零江海裏。身世似萍任去留，乾坤那處逢知己。

舌耕心織世途窮，更向何邊著此躬。落日浮雲寰海外，枉輸潦倒腐儒忠。

字裡行間盡是「落拓風塵」、「獨窮愁」、「老大飄零」、「身世似萍」、「落日浮雲」之無窮喟嘆。其實他在臺擔任教授的地位頗高，薪水優渥，<sup>57</sup>教學工作也不繁重，閒暇還能到處悠遊，登山涉水，釣魚採蘭。然而在自己的家鄉日本國土，以士族出身，他卻找不到展現才情的舞臺，為了現實生活，不得不「遠竄南夷」，內心之無奈、憤忿、煎熬，可想而知。

從這種心境出發，他在臺灣飽覽美景之餘，潛伏心靈深處濃重的孤獨感，仍不免蠢蠢而動，伺機竄出，因此〈城南雜詩〉常見他所處的觀察位置，選擇抽離景物之外，保持局外人的遠望凝視，若有所思，塑造出孤寂落寞的形象：

唧唧吟蟲閣閣蛙，煙榕靄竹兩三家。箇中風物描難得，獨仗輕筇立日斜。

炎帝弄威天地焦，此身何處試逍遙。水風時送微涼至，日暮吟筇立野橋。

57 經查「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中村櫻溪班擔任臺北國語學校教授的級等與薪資，由 1900 年的八等 11 級，年薪 800 元，慢慢調整到 1906 年是五等 11 級，年薪 900 元，換算月薪為 75 元。而與中村櫻溪同時擔任《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編輯的三屋清陰，本名三屋大五郎，1902~1907 年在總督府國語學校擔任「助教授兼舍監」，職等與薪資都低於中村。中村的學生莊龍，1904 年擔任大甲公學校雇員，月薪才 12 元。

這兩首詩表面都是寫景色之美，令人神往，而俗慮盡消，但「獨仗輕筇立日斜」、「日暮吟筇立野橋」的形象相當一致，呈現他拄著竹杖，孤獨兀立在斜陽中遠望身影，看似悠閒自在的品味臺灣農村之美，但「日斜」、「日暮」的實景描寫，時若有若無隱藏著內心「日暮途窮」幽微喟嘆，隱喻生命無止盡的蒼涼，與前引〈偶感十首〉的詩句「斜陽欲暮前程遠」、「落日浮雲寰海外」若合符節。對他而言，遠離日本，漂泊海外孤島，臺灣畢竟就是一個暫時落腳的小島，終非可以老死之地。即使不是郊外遠望，陰雨連綿的日子不得不悶居室內，無奈孤寂更是難以迴避：

陰雨成霖涉九春，春風花鳥共愆辰。門庭草綠無過客，公退還為閉戶人。

陰雨不歇，庭無過客，只能閉戶自處，春風花鳥相伴的良辰美景，何處可尋？「共愆辰」的「愆」字，是錯過、耽誤之意，意指徒然錯過春日的良辰美景，令人不勝扼腕。而耳畔淅瀝瀝的綿綿春雨聲，想來只能「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獨自啃噬置身異鄉孤寂之悲。

## 二、旅居心境

中村櫻溪在《涉濤三集》收錄的〈居臺九樂八苦〉文中曾歸納旅居臺灣多年的苦與樂：

海臺之域，樂者有九焉，山水佳、官俸優、免苛法、寡人事、心思閒、多文士、卉木奇、無沍寒、宜釣魚。苦者又有八焉，長暑、霖雨、癘疫、離群、蚊害、蚻患、人險、政變。<sup>58</sup>

上述「九樂」中直接與〈城南雜詩〉內容可相印證的有「山水佳、寡人事、心思閒、卉木奇、無沍寒、宜釣魚」等項。至於「八苦」，在〈城南雜詩〉中曾提到的有「長暑、霖雨、癘疫、離群、蚊害、蚻患」等項。綜合觀察，從日本到臺灣「風土之異」，是導致「苦樂相參」的外在因素，而遠離

58 中村櫻溪，〈居臺九樂八苦〉，見《涉濤三集》頁25～27。

家鄉的無奈，壯志難酬的苦悶，則是深層的心理癥結。若能理解他這種內心糾結，我們就不難體會，其心境乃反覆擺盪於因「熱愛臺灣」而悠遊自適、卻又「孤寂落寞」而抑鬱難解的兩極之間。

以下擬就〈城南雜詩〉具體探討詩中所隱藏旅居臺灣的幽微心境，個人認為可先從具有序詩性質的第一首作品讀起，猶如開啟一扇門：

南溟萬里遠成家，這裡幾遭新物華。恰好門頭松竹外，迎年菊勝一籬花。

首句「南溟萬里」的空間意象，清楚點出作者置身這個帝國新附之地「臺灣」的「邊陲處境」，「遠成家」暗示心境的雙重糾葛，處在遠離日本家鄉的無奈，與「接納斯土」的開放心態中擺盪著。「這裡幾遭新物華」，是說臺灣觸目所見，盡是日本本土迥然異趣的風土景觀，而種種「新物華」，正是衝擊其內在情感的具體來源。此種幽微心境，從「恰好」的驚喜，以及「迎年菊勝一籬花」刻意強調「勝」字的肯定語氣中緩緩流洩而出。

因此當春日和暖、天朗氣清的好時節，他不自覺讚嘆此地風物之美，令人怡然自適，如寫春天釣魚：

楊花吐雪長春蔬，正是東風雨霽初。家在城南流水近，一竿斜日釣鮪魚。

中村櫻溪住家鄰近新店溪，閒來常持竿野釣於溪畔，他曾有〈記釣魚〉一文詳述垂釣之樂，文末寫道：

優游半日，百事皆遺，胸中曠然，悟古人託興釣魚之妙也。其及日暮收綸也，野色蒼然，月出東山，行吟小詩，心悠意暢，邂逅溪友，出所獲相示。還至寓舍，則晚餐已熟。壺酒方具，欣然一飽。滿酌數杯，玉山自頹，不復知其身之為窮裔孤客也。余之來此，勝瘴癘、遠疾病，免於無寥憔悴之患，而軀益健者。非以有此樂耶！<sup>59</sup>

59 〈記釣魚〉原發表於《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4月27日），第1版，題為〈青潭溪釣魚記〉。後收入《涉濤續集》頁10～11，改題〈記釣魚〉。

中村櫻溪漢語古文寫作功力之深厚，從這一小段文字可略嘗鼎臠。「日暮收綸也，野色蒼然，月出東山，行吟小詩，心悠意暢，邂逅溪友，出所獲相示」幾乎可說已到達「融入斯土，人我無猜」的最高境界。至於其夫子自道：「滿酌數杯，玉山自頽，不復知其身之為窮裔孤客也。」心滿意足，醉態可掬。而其詩中所謂「家在城南流水近」，細加玩味，似乎頗有「他鄉住久是故鄉」之暗示。又如：

寒食園田熟地瓜，村南村北不看花。春光老去尋何處，野渡舟橫夕日斜。

唯恐春光老去，趕緊外出追尋春日蹤影，「野渡舟橫夕日斜」化用唐人韋應物之名句：「野渡無人舟自橫」，能即時捕捉剎那所見之美景，作者心境之祥和，不言自見。再看這首：

翠榕朱竹飾門庭，銀桂粉梔時放馨。舉目山光來入座，隔牆禽語倚窗聽。

住宅庭院裡有青翠的榕樹與豔紅的朱蕉，<sup>60</sup> 空氣中時時飄來銀桂與梔子花的陣陣香味，環境之清幽不在話下。有此閒情，即使人在家中坐，遠處山景迎面而來，花香鳥語，亦翩然入其眼、貫其鼻、繞其耳，進而盈其心。詩中「倚窗聽」的「倚」字，以具體動作生動傳達專注而悠閒的心境。豐富的感官體驗，不亞於「悠然見南山」之樂，誠可謂盡得詩家風流。

可惜置身南國臺灣，來自日本的作者，並非總是如此適應臺灣的環境。亞熱帶的酷熱天氣<sup>61</sup>，與惱人之蟲害，每使作者難以忍受：

蚊軍夜夜迫紗幃，春夏秋冬不解圍。又患蚘蟲殘似鼠，銳牙如戟噬人衣。

螳子登盤小且黃，結群盜食過蒼蠅。其中白種尤流毒，噬破典墳壞柱梁。

蚊蟲不分四季如大軍壓境，環伺紗幃，時時伺機出擊，還有令人痛恨的蚘蟲咬破衣服。螞蟻中有勤於搬動住家食物的黃色小蟻，更有破壞書籍、樑

60 朱竹，是朱蕉的別名，學名：Cordyline terminalis，屬於龍舌蘭科，多年生灌木，多被植為庭園觀賞之用。

61 酷熱天候，令中村坐立難安，前文言之已詳，此處不贅述。



柱的白蟻，同樣令人難以忍受。以上所述，正是他在〈居臺九樂八苦〉一文中的「八苦」中的兩種<sup>62</sup>。

除了氣候因素難以適應，遠離家園的無奈也是苦惱來源之一。思鄉之愁緒常無端襲來，令人難以抗拒，如這首夜遊之作：

熠燿宵行穀雨前，蛩聲蛙鼓亂愁眠。卻思京洛春猶好，處處櫻花白接天。

夜間散步，一不提防思鄉愁緒，悄然湧現，猛地撞擊心頭，遂至一發不可收拾，蟲吟蛙鳴，更令人難以入眠。因為遙想故鄉東京，此時仍是一片櫻花爛漫的好風光啊！

綜合上文所述，吾人發現：中村櫻溪在臺多年，雖然有對臺灣氣候、蟲害等環境風土的不適，但整體而言，確實如〈去臺自述〉所言：「習臺水土，安臺居處，識臺人士，愛臺山川，樂臺風物」，他在〈居臺九樂八苦〉之最後段，竟以此結束全篇：

嗟夫！有八苦而有九樂，足以相償，苟樂其樂者，則苦者不必苦，雖老死而埋骨于此，且無憾矣。

對當代臺灣人而言，中村櫻溪以一位外來者的身份，留居臺灣多年後真心對斯土產生深摯的認同之情，甚至說出：「雖老死而埋骨于此，且無憾矣」的話，仍不免令人動容。

他在離臺前夕，內心充滿矛盾的情緒，一方面說：「然而一旦忽然棄去，欲無悽慘惋惜之情，可得哉。」另一方面，又說：「櫻溪子之去臺，亦天也，惡知非天之使斯躬不老於絕海窮裔耶！嗚呼！其果不幸乎，抑幸乎？」<sup>63</sup>似乎他自己也分不清究竟是想走？還是要留？但最終，他仍無法忍受被降職的屈辱，選擇回到日本東京的家鄉。

62 中村櫻溪〈居臺九樂八苦〉：「蚊之為害，無時不有，每夕就寢，必須幃帷，是五苦矣。不唯病蚊，諸種蟲患亦多，沒子刺膚者時有之，白魚食書帙噬衣帶者常有之，尤害者為蜉，蜉形似蠶而大，東俗呼油蟲者，累累成群，衣匣廚度莫不噬蝕，其殘殆過鼠，是六苦矣。」

63 以上引文皆出自〈去臺自述〉，《涉濤三集》，頁 28～29。



## 陸、結語

本文首先在前言中提出「日人在臺漢文學」研究的發展可能性，繼而就中村櫻溪其人之生平與在經歷及著作，作初步整理與分析。隨即就〈城南雜詩〉的作品出處、文學類型與寫作背景，加以簡要交代。

至於作為本文重心的文本探討，筆者分別從「農村景物書寫、動植物書寫、民俗與氣候書寫」三個角度討論這組詩作以「臺灣風土」為創作主題的概況，進而從「描寫視角與旅居心境」挖掘作品背後的創作意識。

經由本文研究發現：中村櫻溪筆下，對臺灣風土有相當豐富多元的認知與描述，而文學美感的追求與知識性的傳遞，在本組作品中同時以七言絕句的詩作，與散文體的作者自注方式搭配呈現。就觀看視角而言，作者對臺灣風土保持高度熱情與欣賞的背後，其觀看角度常流於靜態的凝視與桃源式的想像，觀看位置多半是保持遠距離的眺望，在「遠觀」與「融入」臺灣之間，他選擇的位置是擺盪而流動的，作者孤獨者的身影，因而也常顯現於在詩作的風景畫面中。而本組詩作呈現的作者心境，整體而言，可說是孤寂與歡樂共存，悅納與徬徨同在，對照作者離開臺灣前夕「去留兩為難」的真心告白，箇中意韻，尤耐人尋味。

本文是針對中村櫻溪〈城南雜詩〉組詩的概略研究心得，思慮不週，在所難免。期待能帶動學界針對中村櫻溪及其他在臺日人作家的漢文作品，進行更完整的分析。以本題為例，研究臺灣風土詩，除了個案研究，也可以與不同時期外來者（如清領時期遊宦文人）的風土詩作比較，更可以進行同時期本土與外來者相同題材的比較研究。

若將中村櫻溪的〈城南雜詩〉，與清領時期中國遊宦文人所創作的臺灣風土詩相互比較觀察，整體而言，中村櫻溪由於留居臺灣時間較長、對臺灣居住環境與自然山水的體驗更深入，對臺灣地理環境的感情投入與認同感，也遠比中國遊宦文人強烈。但是若與日治時期臺灣本土詩人的風土詩比較，

又將會有何種發現？這應該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議題。當然，在臺日人漢文學涵蓋的文本、作家、文類，乃至「臺日漢文交流」相關議題的展開，其蘊藏的種種可能性與豐富性，可預期將是一番迷人的景致，足以為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開啟一道全新的窗口。

※ 附錄：（作品編號為筆者所加）

城南雜詩（一） 櫻溪釣徒

《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58 號，明治 40 年 1 月 25 日，第 10-11 頁（漢文報）

余寓臺北城南，四閱春秋。舍在平蕪之中，隔絕市塵；北負城郭，遠望大屯、七星諸山；南連古亭庄，溪流一帶，自新店、景尾來，遙仰屈尺、平坑群峰；東迎深坑之旭日，西送平頂之落暉，風景自可人。每四時之變，景物之奇，接於眼，感於心，聊賦以自娛。積至數十首，辭雖鹵莽，亦此間之實況也。觀風者其或有採焉。

1. 南溟萬里遠成家，這裡幾遭新物華。恰好門頭松竹外，迎年菊勝一籬花。  
臺地菊花，閱臘猶榮，呼曰迎年菊。張湄詩云：「荷花度臘菊迎年」是也。
2. 紅日旗翻萬戶間，嵩呼聲撼四圍山。清風一路城南暮，幾伴醉人狂舞還。  
羈旅東人，每遇改歲，稱賀會飲，亂醉高歌，狼籍路上，為巡警保護者，不下數百人。所謂軍政習氣未消歟？抑太平之象歟？
3. 獻歲蘭開報歲更，惠風佳氣滿春城。過門賀客多娘子，炫服如花賁太平。  
獻歲蘭俗呼拜歲蘭，歲除開花，似內地所植豐歲蘭者。或云：豐歲當是報歲，（豐與報東音近似）與獻歲同種也。游寓人士，厭年首禮煩，設換刺之會，以略往來。而細君娘子，新裁鮮麗，踵門道賀，亦太平之餘澤也。
4. 城中城外長相思，此樹曾從香島移。裊態猶含千古恨，當年不入鷺洲詩。  
相思樹，其葉似楊柳。清同治初年，自香港移植，遂遍全島，其名亦當時所命，與古所謂相思之樹不相涉。張湄號鷺洲，乾隆中著瀛壖百詠，爾時未有此樹也。

### 城南雜詩（二）櫻溪釣徒

《臺灣教育會雜誌》第59號，明治40年2月25日，第10-11頁（漢文報）

5. 門外平蕪草布氈，韶光滿目一鮮妍。守巢燕子知春至，雙影差池逐半天。  
玄鳥常棲巢中，無秋去春來，俗呼告天子曰半天鳥。
6. 秧信蛙聲二月天，麗正門外雨如煙。農人自此將多事，晨叱水牛犁野田。  
臺人耕田用水牛，魁貌巨角，力兼數馬。城南門曰麗正，與余居遙相對。  
詩中稱某月者，由太陽曆，節候則依舊曆，餘皆放（仿）此。
7. 爆竹朝來處々鳴，門聯新飾舊王正。春風暖入屠蘇裡，人手紅箋去市城。  
臺民雖揭旭旗慶新正，又仍用寅正。改春聯燃紙炮，成迎歲之儀。紙炮  
封硝藥以紅紙，似兒童所玩煙火，古爆竹之遺也。人家皆貼門兩柱以聯  
句紅紙，每歲大除新之，呼曰春聯。元旦則人持紅刺，踵門申賀，家々  
團樂飲博，歇業者數日。然在路上亂醉放呼失恒態者，雖役夫賤隸幾希  
矣。
8. 楊花吐雪長春蔬，正是東風雨霽初。家在城南流水近，一竿斜日釣鮑魚。  
臺灣楊柳，春初生芽，葉間著花如桑實，長至寸餘，成數十粒子，開裂  
吐絮如雪，蓋與漢土詩家所詠同種也。
9. 林風二月正紅於，日晚堪停小杜車。渡水登山好時節，帶瓢人返錦城居。  
臺地隕草不殺草，木葉將零，自變成黃紅，則知紅葉與青女不相關也。
10. 原草春柔食水牛，牛肩聳處立烏鶯。臺人亦識明時靜，三五蹈青隨意遊。  
烏鶯似燕而稍大，水牛牧野，白鶯、烏鶯來集其背上，亦奇矣。

### 城南雜詩（三）櫻溪釣徒

《臺灣教育會雜誌》第60號，明治40年3月25日第11頁（漢文報）

11. 曉起漫行野水西，竹林深處聽鶯啼。春光恰似鄉園趣，滿眼菰花路欲迷。
12. 春遊隊隊出城門，日照鮮衣繖影暄。禽鳥似知晴和好，一行新鶯下前村。
13. 原田一路草莓莓，牛背牧童昏暮回。佇見南村多野趣，儘教春色入詩來。

14. 布穀聲聲和亂蛙，喚催農父上翻車。清明未至春光老，處處香風屬棟花。  
翻車俗呼龍骨車，長丈餘，二人偶而蹈之，可行水於高處，其製勝於內地農家所用。棟，東俗所謂梅檀者，臺人呼苦棟，府志為苦苓，於二十四番為最殿。
15. 村嬌一伴自娉娉，春日浣衣沿水西。南國由來麗人出，鯤瀛亦有若耶溪。  
臺地婦女沿水浣濯，華簪靚裝，有越溪浣紗之概。

#### 城南雜詩（四）櫻溪釣徒

《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61 號，明治 40 年 4 月 25 日，第 11-12 頁（漢文報）

16. 清明時節雨初收，士女相携上壟邱。東客不關南國事，春風走馬儘遨遊。  
臺人豕（家？）墓概長六七尺，高二三尺，盛土為墳，置片石於端，以表姓名，累累於道傍田圃間，蓋古九原之遺也。但如舉人、進士及官紳富豪，則為土饅頭，賁以翁仲石馬等，以清明節，相率上墓。焚銀楮，奉香火以祭，猶東俗彼岸掃墓也。
17. 寒食園田熟地瓜，村南村北不看花。春光老去尋何處，野渡舟橫夕日斜。  
番薯四時常熟，臺人或呼為地瓜，燕京語云。
18. 燿燿宵行穀雨前，蛩聲蛙鼓亂愁眠。卻思京洛春猶好，處處櫻花白接天。
19. 陰雨成霖涉九春，春風花鳥共愆辰。門庭草綠無過客，公退還為閉戶人。  
淡北自冬春至夏初多雨，或數旬不開，號為雨期。
20. 唧唧吟蟲閣閣蛙，煙榕靄竹兩三家。箇中風物描難得，獨仗輕筇立日斜。  
榕葉似櫟，枝偃蹇長茂，往往有巨木，琉球人所稱賀壽滿流者，臺地多植。
21. 晴郊十里接城東，綠水青田處處同。想見臨平山下路，柔蒲獵獵不堪風。  
田間隙地，往往種菰蒲，春夏之交，清柔弄風，有臨平道中之想，土人秋食其心芽，味如筍。

城南雜詩〔五〕櫻溪釣徒

《臺灣教育會雜誌》第62號，明治40年5月25日，第10頁（漢文報）

22. 薰風五月入窗紗，還怕炎威次第加。蕉葉抽青長壓屋，卷然吐出紫蓮花。  
臺地人家所植芭蕉，紫莖白粉，花瓣黃紫似蓮花，俗呼粉蕉，善結實。
23. 翠榕朱竹飾門庭，銀桂粉梔時放馨。舉目山光來入座，隔牆禽語倚窗聽。  
朱竹一名紅竹，似粽（棕？）而葉長，色深紫。木犀生山中，四時開白花，多香氣。梔子土人多植，小者呼水梔。有大葉重瓣如牡丹者，俗稱黃枝花，婦女以為簪。
24. 拳頭山對麗正門，一望青田十里村。誰識當年鼓亭警，萋萋日夜禦驕番。  
出南門則直望拳頭山，往時防番，以此山為界。置鼓亭以警出草跳梁，今改稱其地為古亭村云。
25. 短籬迴屋似田家，龍爪牽牛亂點花。入戶清風驅午熱，一簾涼味透蕉紗。  
臺灣牽牛子野生，經冬不枯，根大如藤，花紫碧色，遇烈日不凋。又有五爪龍者，葉成五片，花似牽牛，植以賁籬，四時常榮。
26. 祝融連日太張皇，夜熱蒸蒸不可當。霎雨時過秋忽至，數聲絡緯月盈牀。
27. 昨夜薰風熱滿樓，今朝陰雨冷如秋。炎涼變化須更際，端午未來休放裘。  
五六月之際，乍寒乍燠，候氣未定，臺人諺云：未食端午糴，破裘不肯放。  
※ 案：「須更」疑為「須臾」之誤。

城南雜詩〔六〕櫻溪釣徒

《臺灣教育會雜誌》第63號，明治40年6月25日，第11-12頁（漢文報）

28. 蒲節初過近水鄉，鬪龍人去剩荒涼。兩三茅舍林投逕，唯有頽桐媚夕陽。  
林投，樹名，似稷，葉長而有鋸齒，柔韌如麻，可裂以織蓆製帽。頽桐，葉似桐，花紅，高二三尺，喜生籬邊叢中，土人採以飾鬪龍舟，故俗又呼龍舟草。



29. 炎帝弄威天地焦，此身何處試逍遙。水風時送微涼至，日暮吟筇立野橋。
30. 小鳥和鳴號萬丹，結巢庭樹一枝安。逍遙只在藩籬際，脫卻王孫金彈丸。  
有小禽飛遊園中，啾啾善鳴，狀似鵲而小。問之士人，唯音呼若曰萬丹，不知其字，廳志所載「番葦」者或是。
31. 滿城炎熱勢煌煌，日午休衙晝更長。久旱三旬無一雨，相思花爛夕陽黃。  
總督府自五月至九月，以午牌停衙。相思樹夏著黃花，如小球。
32. 蚊軍夜夜迫紗幃，春夏秋冬不解圍。又患蚘蟲殘似鼠，銳牙如戟噬人衣。  
蚘似蟋蟀而大，東俗所稱油蟲者，臺北多此蟲，書帙衣帶，率被其噬。

#### 城南雜詩〔七〕櫻溪釣徒

《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65 號，明治 40 年 8 月 25 日第 13 頁（漢文報）

33. 半夏生時早稻黃，又鋤舊土插新秧。一年兩度收嘉穀，應識高砂是富鄉。  
高砂即所謂鯤身，俗謂灣外沙堤為鯤身。臺南昔者有七鯤身，東人呼曰高砂，遂以島稱。
34. 雞豚稼穡事勤功，誰識農家營產豐。植竹成籬三利在，禦盜收筍得清風。  
民家皆植刺竹以繞之，刺竹枝有刺如棘，可以防暴姦，春收玉筍，夏生清風，凡有三利云。
35. 日落南村風死滅，只聞籬外蟲音咽。室中恰似甑中居，夜熱猶炎於午熱。  
※ 案：第四句原刊為「熟」字，從押韻與內容來看，應是「熱」之誤。
36. 黃昏驟雨送雷聲，一洗炎氣涼氣生。為使群靈得蘇息，昊天愛物自公平。
37. 螳子登盤小且黃，結群盜食過蒼蠅。其中白種尤流毒，噬破典墳壞柱梁。  
臺北多蟻，往來几案盤盂間。偷甘嘗腥，色赤而小者為黃紙，黑而走疾者為走馬，白而生于濕處者尤為害。壞衣服圖書器物，甚至蝕入柱梁傾倒房屋。



城南雜詩〔八〕櫻溪釣徒

《臺灣教育會雜誌》第66號，明治40年9月25日，第11頁（漢文報）

38. 架上幽蘭披素心，霜葩淡泊異香深。南方自產花君子，曾貢官租值百金。  
臺山生蘭數十種，而素心為最。素心亦有數別，產北路者為紗帽、觀音二類，出中路者為鐵枝蘭，香氣尤清越，聞往時清官有徵此蘭以充租者，今猶呼官蘭。
39. 南邦動植不知冬，柳子文章夙寫容。細雨涼風星節後，亂鶯啼過滿庭榕。  
柳宗元〈柳州七月〉詩云：「榕樹滿庭鶯亂啼」。
40. 蔽天蝙蝠晚來紛，白鷺還飛亦結群。鷺向東方蝠南向，縱橫梭織自成文。  
臺北多蝙蝠，群飛蔽天，似蜉蝣，夕出城中，朝返城中。白鷺多栖錫口郭氏之園，四出求食，故見其晨西往而夕東還也。
41. 八月颱風海上來，倒牆發屋縱殘摧。滿眸餘得郎當在，但喜從茲涼氣回。  
臺灣隨筆云：「海上風信，甚者曰颶，尤甚者曰颱風。」
42. 月昇庭樹玉蘭芳，窗箔風清黨滿堂。想像瑤臺金屋裡，美人頭上發奇香。  
玉蘭樹名，葉似蠟梅，秋開白花，臺地婦女簪鮮華，其種有含笑樹蘭鶯爪等，玉蘭尤芳烈，逢之則心氣襲人。※ 振富案：「黨滿堂」，「黨」字意不可解，疑「薰」之誤。

櫻溪先生以沈博絕塵之才，主臺灣文教，傍執詞壇牛耳最久，本島風氣，為之大進。今茲丁未八月，先生決然東歸，南瀛山水盡無色，東寧人士皆失望，而〈城南雜詩〉，雖先生作中小者，流麗的實，風調楚楚，亦足以見先生才筆之一斑也。

清陰妄評

## 參考書目

### 壹、專書

中村忠誠，《涉濤三集》。東京：平島辰太郎，1908 年 7 月，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室收藏。

中村忠誠，《涉濤集》。東京：平島辰太郎，1903 年 9 月，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室收藏。

中村忠誠，《涉濤續集》。東京：平島辰太郎，1904 年 9 月，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室收藏。

中村忠誠，《櫻溪文鈔》。中村忠諒編輯發行，1927 年 12 月，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書。

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9 年 12 月。

佐倉孫三，《臺風雜記》。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6 年 9 月重印本。

翁聖峰，《清代臺灣竹枝詞之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 年 4 月。

廖振富，《文協精神臺灣詩》。臺北：玉山社出版公司，2021 年 10 月。

廖振富、張明權，《在臺日人漢詩文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2013 年 11 月。

### 貳、期刊論文

王幼華，〈中村忠誠臺灣漢文作品論析〉，《臺灣學研究》第 14 期（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出版，2012 年 12 月），頁 1-28。

李展平，〈擬古的異鄉情懷－試論中村櫻溪旅臺山水遊記〉，《臺灣文獻》第 61 卷第 2 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 年 5 月），頁 396-424。

林玉茹，〈過新年：從傳統到現代臺灣節慶生活的交錯與嫁接〉，《臺灣史研究》，第 21 卷 1 期（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 年 3 月），頁 1-43。

莊怡文，〈中村櫻溪的「柳」、「蘇」情懷——以《涉濤集》、《涉濤續集》、《涉濤三集》為研究對象〉，《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第 5 期（臺北：里仁書局出版，2011 年 6 月），頁 315-342。

黃美娥、蕭惠文，〈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典藏初山衣洲相關文獻簡介——兼論《穆如吟社集》、《臺灣風俗詩》二作〉，收入《鉤沉·瑣憶·補遺——臺灣文學史料集刊第二輯》（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2012 年 9 月），頁 1-38。

黃美娥，〈久保天隨與臺灣漢詩壇〉，《臺灣學研究》第 7 期（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9 年 6 月），頁 1-27。

黃美娥，〈帝國漢文的「南進」實踐與「南方」觀察：日人佐倉孫三的臺、閩書寫〉，《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24 期（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7 年 4 月），頁 245-296。

廖振富、張明權，〈明治時期《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日臺漢文交流的多重意涵〉，《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19 期（國立臺灣文學館，2014 年 10 月），頁 145-189。

謝崇耀，〈小泉盜泉及其漢詩探析〉，《臺北文獻直字》第 160 期，2007 年 6 月，頁 21-68。

顏杏如，〈二つの正月——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時間の重層と交錯（1895-1930 年）〉，《日本台湾学会報》，第 9 号（日本台湾学会，2007 年 5 月），頁 1-21。

### 叁、會議論文

白佳琳，〈帝國下的臺灣風土：初山衣洲及其《臺灣風俗詩》研究〉，收入《凝望海洋與島嶼：第九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2012 年。

胡巨川，〈小泉政以及其《盜泉詩稿》析論〉，《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臺中：東海大學，2003 年。

森岡緣，〈作為文化表象的《游草》——臺北帝國大學教授久保天隨之「大東亞」旅遊及其詩〉，第三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會議論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哈佛大學東亞系、中國蘇州大學海外教育學院主辦，2005 年 6 月。

黃敬堯，〈遊於是乎始——論中村忠誠《涉濤集》、《涉濤續集》、《涉濤三集》思想歷程〉，「東亞文學脈絡與文化傳承國際研究生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主辦，2008 年 7 月 2 日。

廖振富，〈中村櫻溪北臺灣山水遊記的心境映現與創作美學〉，收入《臺灣古典散文學術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出版，2011 年 11 月，頁 217-250。

### 肆、學位論文

白佳琳，〈尾崎秀真在臺文化活動及漢詩文研究（1901-1946）〉，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年。

李正治，《六朝詠懷組詩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1980 年。

涂小蝶，〈後藤新平的漢詩創作及其活動——以臺灣相關書寫為觀察核心〉，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 年。

莊怡文，〈在理想的幻滅中尋找生之路——小泉盜泉《盜泉詩稿》研究〉  
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

陳速換，〈久保天隨及其《澎湖遊草》研究〉，國立高範雄師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陳惠茵，〈東亞視域下的漢文學表現——以館森鴻寓臺期間（1895-1917）為討論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程怡雯，〈初山衣洲在臺文學活動與漢詩文研究〉，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黃敬堯，〈臺日漢文的跨界交錯：日治時期來臺日人中村忠誠研究〉，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

蕭惠文，〈臺、日之間的多重複寫：日本漢詩人初山衣洲研究〉，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年。

戴雅芬，〈臺灣天然災害類詩歌研究——清代至日據時代〉，國立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1 年。

#### 伍、數位資料庫

《臺灣日日新報》電子資料庫（大鐸版），中興大學圖書館購藏。

《臺灣教育會雜誌》，收入「日治時期期刊影像系統」，國立臺灣圖書館建置，網址：<http://stfj.ntl.edu.tw/>。

「智慧型全台詩知識庫」網頁，國立臺灣文學館建置，網址：<https://db.nmtl.gov.tw/site5/querytwp>。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建置，網址：<https://who.ith.sinica.edu.tw/>。

服部愛軒《愛軒文稿》，東京國會圖書館，近代近代デジタルライブラリー，網址：<http://kindai.ndl.go.jp/BIBibDetail.php>

## The Research of the Writing of Taiwanese Local Customs and Life in Taiwan on Nakamura Yingshi's 'Poems Composed nearby the South of Taipei City'

Liao Chen-fu \*

### Abstract

This study is about Japanese sinologist Nakamura Yingshi's 42 poems in 'Poems Composed nearby the South of Taipei City.' The first part is Nakamura Yingshi's biographic sketch, experience and writings. The following part is the analysis of literature styles and writing background. From the aspects of 'rural scenery writing', 'animals and plants writing' and 'folk custom and climate writing', the study discusses the theme of 'Taiwanese local customs' in the poems. From 'depiction perspective and the mood of living in Taiwan', this study figures out his creation consciousness. Finally, it sums up the double cultural meanings of 'knowledge research' and 'sentimental expression' in Nakamura Yingshi's poems.

**Keywords :** Nakamura Yingshi, Poems Composed Nearby The South Of Taipei City, Chinese Literature Of Japanese In Taiwan, Taiw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Magazine

---

\* Adjunc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Transnational Cultural Studies, NCHU.